



天以軒石齋本影印

望江亭

范鈞宏 何昇旭 吳少岳 改編

北京寶文堂書店

編輯說明

我國元代偉大的戲劇家關漢卿，是1958年紀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為了普遍介紹這位偉大的具有世界影響的戲劇家，決定出版根據他的原作來改編的劇本。

關漢卿一生辛勤的创作，和不斷舞台實踐，写下了60多個劇本。因為他面向當時的下層社會生活，了解勞動人民遭受迫害的情況，所以這些劇本真實地反映了舊社會的面貌。他的代表作都具有鮮明的人物個性、生動活潑的民間語言；而且一致歌頌了人民大眾向黑暗的封建勢力的反抗，表現出我國人民的堅強的鬥爭意志。

現代的許多地方戲劇，如京劇、川劇、湘劇、梆子……都有根據關漢卿原作而改編演出的傳統劇本，象《賽城隍》（即《六月雪》、《羊肚湯》、《金鎖記》）、《單刀會》這兩本杰作，從元代以來一直盛行到現在，很多地方劇種有這個戲，為大眾所熱愛；《望江亭》、《五侯宴》、《智新魯齋郎》、《緋衣夢》、《謝天香》、《趙盼兒》等劇都是新近的改編本。

北京寶文堂書店編輯部

前 記

才貌过人的青年寡妇譚記儿，为了消磨岁月并躲避恶少楊衙內的糾纏，經常到清安观为观主白姑姑抄写經卷。一天，白姑姑的侄儿——新任漳州太守白士中来到观中向姑母辞行，白姑姑听说侄儿丧妻，便提議給他們做媒。譚記儿和白士中見面后，互相傾慕，遂結成夫婦，同去漳州。

楊衙內知道这件事，非常忌恨。他誣陷白士中为官失职，詎了朝廷的詔書、勢劍，赶奔漳州，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杀掉白士中，夺占譚記儿。白士中在漳州得到家中密报，十分焦急；譚記儿却从容地想出一条妙計。她扮作一个漁娘，在中秋之夜駕舟来到望江亭畔，迎着了楊衙內，使用种种手段，把楊衙內灌醉，盗走了詔書、勢劍，悄然而去。

次晨，楊衙內酒醒，匆匆赶到州衙，正要宣读圣命捕拿白士中，才发觉詔書、勢劍已不翼而飞。楊衙內有苦难說，大为狼狽，被白士中押入監牢。譚記儿也未裝进京替丈夫申辯冤枉。

《望江亭》是我国偉大的古典剧作家关卿汉的名著之一。这改編本在一九五六年写成，并經中国京剧院演出。

改編者

人 物

小 僮	白士中	白姑姑	譚記儿
張 千	李 紹	院 子	二船夫
四衙役	二班头	四丫鬟	

第 一 場

时 間：春末。

地 点：清安观。

白士中 (內声)带路！

小僮引白士中上。

白士中 (唱西皮搖板)

离京都赴任所船泊江岸，

清安观拜姑母即奔湘潭。

小 僮 来此已是清安观。

白士中 (下馬)前去叩門！

小 僮 师父开門来。

白姑姑 (內声)来了。

白姑姑上。

白姑姑 (念)繁华不挂眼，清淨得安閑。——哪一位？

白士中 啊，姑母！

白姑姑 (惊喜)哦，士中侄儿来了！

白士中 特来看望姑母。

白姑姑 几载未見，想煞姑母了！快快随我进来。

白士中 是。——(向小僮)将馬拴好，外廂等候！

小僮下，白姑姑与白士中同进門。

白士中 姑母請上，受侄儿大礼参拜。

白姑姑 一路风尘，不必拜了。——你母亲可好啊？

白士中 母亲安泰，問候姑母金安。

白姑姑 教她挂念了。——侄儿，坐下，坐下！

白士中 侄儿告坐。

白姑姑 侄儿，看你这身荣耀，敢是今科得中了么？

白士中 正是今科得中，又蒙都御史李老恩师保奏，除授漳州太守；船行至此，特来拜候姑母。

白姑姑 哎呀呀！侄儿一朝荣显，膺此重任，真乃可喜可贺！是只你怎不将我那侄媳請上岸来一叙呢？

白士中 啊？

白姑姑 为何不与你妻子同到观中一叙呢？

白士中 唉，姑母啊！(唱西皮原板)

叹侄媳乘鹤去今生难見，

白姑姑 (夹白)怎么，我那侄媳下世去了！唉，真真令人心酸！

白士中 (接唱)这三载魂梦断愁緒频添！

白姑姑 (夾白) 伉儷情深，難怪如此；只是常言道得好：男兒無妻心無主，侄兒何不續娶一房，也好主持中饋呀。

白士中 (接唱) 續新絃求佳偶亦非不願，

却難得賢淑女締結良緣。

白姑姑 侄兒，你若有意續娶，姑母与你作個媒人可好呀？

白士中 姑母敢是與侄兒說笑話么？

白姑姑 噯，我怎能與你說笑話呀？只因本城有一少婦諱記兒，乃已故學士李希顏之妻，此人不但十分美貌，更兼聰敏智慧，事事精通。如今，她青春居孀，你少年喪偶，才貌相當，十分般配；若能與她結為夫婦啊，你可就有了賢內助了呀！

白士中 哦，竟有這等人材！

白姑姑 人材果然少有，身世却也可憐；自從李學士下世之後，她孀居愁苦，偏偏那些狂蜂浪蝶，又時常前去攪擾；別人倒也罷了，當朝太尉之子楊衙內，也心懷妄想，糾纏不休。因此她常到觀中抄寫經卷，一來消閒解悶，二來躲避是非，她若終身有靠，也免去了多少煩惱。

白士中 只是船泊江岸，少時就要起程！

白姑姑 無妨，這也是天緣湊巧，她此時正在觀中抄寫經卷，侄兒可退入後面，待我將她請了出來，你在那廂隔窗暗窺，若是中意，你便走了進來。

白士中 哦，好好好。(轉身欲行。)

白姑姑 哎呀！不妥，不妥！

白士中 怎么不妥？

白姑姑 这位学士夫人，才高貌美，外柔内刚，若是情意相投，她便談笑風生，若是不合心意，难免拒人千里。你若冒冒失失地走了進來，万一她不中意，你岂不是還要走出去么？

白士中 哎呀，那倒難為情了！

白姑姑 是啊，還要另打主意呀。

白士中 嗯，有了她母將她請了出來，不妨先用言語試探一番；她若有意，你老人家就咳嗽一聲！

白姑姑 我咳嗽作甚哪？

白士中 姑母咳嗽一聲，喏，侄兒我好進來呀。

白姑姑 哦，咳嗽一聲，你便進來，如此說來，咳嗽為號？

白士中 嗯，咳嗽為號。——姑母，你莫忘了咳嗽呀！

白姑姑 侄兒，你莫忘了出來呀！

白士中 (笑)哈哈……姑母——

白姑姑 做甚么？

白士中一擲到地，無言而退。

白姑姑 (笑)哈哈……看我這侄兒，雖然作了太守，却還有些小孩子氣呀！——哎呀，侄兒的主意雖好，只是要試探才女的心事，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待我將她請了出來，見機而行，再做道理。
——啊，記兒，你抄經勞累，出來吃杯茶吧！(取茶。)

譚記兒 (內聲)來了!

譚記兒上。

譚記兒 (唱西皮搖板)

長嘆聲聲愁無限，

玉容寂寞淚闌干；

此身似在無邊岸，

懶看落花怕春殘。

白姑姑 吃杯茶吧！

譚記兒 多謝姑姑。

白姑姑 抄經勞累，也該歇息歇息了。

譚記兒 消愁解悶，倒也不覺勞累。

白姑姑 唉，這也難怪，自從李學士下世之後，你青春
居孀，十分寂寞，連姑姑我都替你發愁呢！

譚記兒 唉，自從兒夫下世，恰似失伴孤鶩，三載以來，
世味索寞，人情識破，長夜漫漫，愁慮偏多。堪羨姑
姑，一身散誕，未染塵緣，看將起來，倒不如在此
出家的好。

白姑姑 噯，你怎么想到出家來了？你是不知我們出家
人的苦處啊！記兒千萬不要存此惡念；象你這樣多
才多藝的絕色佳人，若願擇人而適，還怕沒有一個
如意郎君么？

譚記兒 (念)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白姑姑 (念)須知天台路已近，喜見劉郎自來尋。

譚記兒 啊？姑姑你講說甚么？

白姑姑 我說劉郎已然尋到天台來了。

譚記兒 (驚疑，自語)啊！莫非楊衙內那廝，又尋到此處不成！(向白姑姑)請問姑姑，方才可是有人到此？

白姑姑 啊，有人到此。

譚記兒 他可是特意來的？

白姑姑 不錯，他正是特意前來看我的。

譚記兒 方才我恍惚之間，听得姑姑与他提起譚記兒三字，可是么？

白姑姑 是啊，只因你才名在外，他敬慕已久，故而就提起來了。

譚記兒 哼，好一个敬慕已久！請問姑姑，他前來做甚？

白姑姑 他前來……(察看譚記兒眼色。)

譚記兒 敢是要姑姑做媒？

白姑姑 不錯，是的。(滿懷希望地)你……

譚記兒 (正顏厉色)哼！教他休再妄想！

白姑姑 (愕然自語)啊！她怎么惱了哇！——啊，記兒，我說的这个人兒，少年得意，前程似錦。你若嫁此如意郎君，有甚不好？這妄想二字，你言重了哇！

譚記兒 姑姑，再若這樣講時，我便告辭！(欲走。)

白姑姑 (急拦)我不許你走！是好是歹，也要有個交代呀！

譚記兒 姑姑！

白士中踏上，窺探。

譚記兒 (啜澆水)

你道他前程似锦片，

我看他犹如败絮团。

出家人若作了帮闲汉，

今日里我和你就两下分颜！

白姑姑 真真也有此理！连他的姓名都不晓得，怎么就恼成这个样儿？

谭记儿 还不是那花花太岁杨衙内么！

白姑姑 哦，这是哪里说起，我说的是我那侄儿白士中呀！

谭记儿 哦，不是那杨衙内？

白姑姑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怎能相提并论，记儿，你看这个闲事我可管得么？

谭记儿 这……（不好表示态度，故意从侧面引逗）姑姑，看你不出，倒也能言善辩；分明是杨衙内，怎么又变成甚么白士中啊！

白姑姑（信以为真）怎么你还不信哪！听我对你讲，我这个侄儿，青年丧偶，才貌双全，如今新科得中，荣任漳州太守。你二人正是天生一对，美满姻缘，因此我才一心成全此事。杨衙内就是杨衙内，白士中就是白士中，出家人从来不打谎语，你若不信，我咳嗽一声，他立刻就来！——

白士中整衣侍出。

谭记儿 姑姑，好端端咳嗽作甚哪？

白姑姑（自语）哎呀，你看，我怎么把咳嗽也说出来了！

(向譚記兒)噯，我爽性都對你講了吧！我那侄兒只恐事出冒昧，唐突了你，我二人定下暗號，我一咳嗽，他便出來，這是我侄兒出的主意呀！

白士中大感尷尬。

白姑姑 話已講完，我可要咳嗽了！

譚記兒 (急攔)姑姑你——

白姑姑 啊？你不要我咳嗽？

譚記兒 這……姑姑你要喉中作癢，我也攔不住啊！

白姑姑 偏偏此時我就喉中作癢起來了，——你听哪，
一咳嗽，我那侄兒就進來了——

白士中進退為難，隱身而去。

白姑姑 (咳嗽一聲)……(見白士中并未進門)啊，敢是他未曾聽見，(再大聲咳嗽)啊？他往哪里去了？真真的荒唐。(向後喊)侄兒，侄兒！

白士中 (內聲)姑母！

白姑姑 我已經咳嗽兩次了，你怎么還不出來呀？

白士中 (內聲)侄兒我不好出來了啊。

白姑姑 為甚么？

白士中 (內聲)誰教姑母把話都對人家講了啊！

譚記兒不覺好笑。

白姑姑 (自語)你看，偏偏又被他听得去了！——侄兒，是我把話告訴人家了，你要曉得這可是人家教我咳嗽的呀——(譚記兒急攔，白姑姑不顧)你只管放心大胆地走出來吧！

白士中 (啼笑皆非地，应声而出) 哎，我来了！

譚記兒 姑姑，我要抄写烟卷去了！

白姑姑 你就与我在这里等着吧！

白士中 (唱西皮摇板)

隔窗喜见佳人面，

果然姑母不虚言，

只盼今朝能遂愿——(行絃。)

白姑姑 侄儿，这就是学士夫人。——啊！把儿，这就是我侄儿白士中。

白士中 学士夫人，小生拜见了。

譚記兒 这厢还礼了。

白士中 (接唱) 得会夫人信有缘。

譚記兒 (唱二六)

翠袖遮面偷眼看，

又惊又喜又羞惭。

只见他美丰姿英华内敛，

与亡夫恰好似伯仲之间；

我只说曾经沧海难为水，

却为何情款款，意牵牵，蓦地相逢，便难
禁意马心猿！

只怪那姑姑当面牵红线，

倒教我欲传心事 (转回龙) 口难言——(行
絃。)

白姑姑 (见状，向白士中) 侄儿，你二人已然见过礼了。

你怎么不上前与她講句話呀？

白士中 你老人家把話都講盡了，此时侄儿倒难以开口了哇！

白姑姑 你看她可好哇？

白士中 哟，侄儿若能得此佳偶，嗟，此生无憾矣！

白姑姑 哦，你是愿意的了？

白士中 只是还不知她——的心意如何呢！

白姑姑 她的心事，我是已然看出来啦。——啊，

記儿！你看我侄儿品貌如何？

譚記儿不語。

白姑姑 你可要去抄写經卷哪？

譚記儿目觀白姑姑，輕搖双手……

白姑姑 (打趣)哦，想是两手酸軟抄写不动了。記儿啊，我那侄儿他已然是一千肯万肯的了。如今只要你把头儿这么点上一点，我們就是一家人了。——怎么样啊？

譚記儿 这……

白姑姑 記儿，此乃百年大事，不可絲毫勉强，願与不願，一言为定。你是个心有主見的爽快人，今天就不要这样扭扭捏捏的了。

譚記儿 (亲切地)姑——母啊！

白姑姑 (答应)哦！

譚記儿 (唱流水)

孤鶯失伴已三年，
自失貞松耐岁寒；

应怜文君多愁怨，
偏遇司馬一曲彈；
只要他不把我輕慢，
当謹守白头吟偕老百年。

白士中 (不等白姑姑開言)啊，姑母，侄儿若能与學士夫人共訂百年之好，日后決不負心，如有虛言，願教蒼天……(将要下跪。)

譚記儿 姑母，哪个要他起誓啊！

白姑姑 (向白士中)是啊，哪个要你起誓啊！

白士中 (唱搖板)

蒙夫人不嫌我貌陋才淺，

譚記儿 (接唱)承相公不弃我薄命紅顏。

白姑姑 哎哟，你們哪里来的这些客套啊！(唱)

到此时方称是了却心願。

来来来，你們还不謝过大媒，拜过姑婆嗎？

白士中 如此——(看了譚記儿一眼，譚記儿同白)姑母請上，受儿等一拜！

白姑姑 (笑)哈哈……

白士中 (接唱)謝姑母成全了美滿姻緣。

白姑姑 难得清安現中，留此一段佳話。待姑母备上一席素餐，与你二人賀喜。

白士中 这！——姑母不必費心，天時不早，儿等要告辞了。

白姑姑 噯，不要走，不要走，这一席素餐总是要吃的呀！

白士中 非是侄儿性急，方才听得姑母与夫人之言，此地不宜久留；早此起程，免去多少烦恼。

白姑姑 这……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再多留了。到任之后，来个信儿，也免得我心中惦念。

譚記儿 日后有暇，当来看望姑母。

白士中 (出門) 侄儿哪里？

小僮上。

小 僮 来啦。——相公，该走了吧。

白士中 牽馬先行，我与夫人缓步回船。

小 僮 (頗为詫異) 哦，哦，哦。(下。)

白士中 (同) 姑母，儿等拜辞了。

白姑姑 我也不远送了。(唱)

此行宜急不宜緩，

譚記儿 (接唱) 且請姑母把心寬。

白士中 (接唱) 若見碧云落兩岸，

二人同出門。

譚記儿 (接唱) 輕舟已過萬重山。

姑母請留步吧！

白士中、譚記儿同下。

白姑姑 (遠望) 你們保重了啊！(笑) 哈哈……(唱)

今日里也算得了却心願，

喜侄儿得配了美滿姻緣。

張千、李紹、楊衙內上。

楊衙內 (唱)思佳人害得我輾轉反側——

張千、李紹見白姑姑，向楊衙內嚟嘴示意。

楊衙內 啊，老觀主！(接唱)

見觀主施一礼阿弥陀佛……

張千
李紹 (輕聲)噯！不对！

楊衙內 哦！(接唱)

无量寿佛！

小生楊衙內，拜見老觀主！

白姑姑 (一驚)哦，原来是衙內到了！——快快請到觀中叙話。

楊衙內 (向張千、李紹)走！(同進。)

白姑姑 (自語)好險哪！(進門)难得衙內駕臨，待貧道与你打杯茶來。

楊衙內 且慢，小生不为吃茶而來，另有要事相托。

白姑姑 有話請講！

楊衙內 聞得人言，學士夫人譚記儿与觀主交好甚厚，可是有的？

白姑姑 不錯，交好甚厚，堪稱知己。

楊衙內 她每日到此与你閑談消遣，可是有的？

白姑姑 是啊，風雨無阻，每日必到。

楊衙內 哎呀呀，痛快痛快！老觀主出言坦率，倒出乎我意料之外；來來來，請上受我一拜！

白姑姑 衙內施礼為何？

楊衙內 拜托姑姑，將學士夫人請來一見，然後再與我
做個媒人；事成之後，自當重謝。老觀主，你諒無
推辭了。

白姑姑 是啊，推辭我是不會推辭的……

楊衙內 (驚喜)如此說來，你是答應了！

張千 李紹 (急忙請安)給您道喜！

楊衙內 回府領賞，不要打攪。——老觀主快請學士夫
人來見！(抖袖整冠，急不能待。)

白姑姑 哎呀！你們倒是容我講下去呀！

楊衙內 (必恭必敬地)是是是，觀主講講。

白姑姑 可惜衙內來遲一步，諱記兒她已然走了！

楊衙內 就煩觀主帶我到她府上拜訪。

白姑姑 噫，她隨着新婚夫婦走了！

楊衙內 胡說，此地有我楊衙內，哪個敢娶諱記兒！

張千 李紹 簡直靠不住。

白姑姑 出家人从不說謊。

張千 李紹 (向楊衙內)別听她的，追究追究！

楊衙內 嗯，我來問你：她夫婦是誰？

白姑姑 白士中。

楊衙內 甚等样人。

白姑姑 潭州太守。

楊衙內 几时到此？